

媽祖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具有版權的資料

日本中世時期佛教興隆，出現「神佛習合」的思想，將神道諸神看作是菩薩在日本的垂跡。¹ 德川時代中國文化廣泛流傳，中國元素遂融入日本文化體系內，出現「神儒一致」現象。² 其實除儒學外，中國民間信仰亦與神道產生融合。不少中國神祇被看作是日本神祇的化身，獲授神道稱號或在神社被供奉。媽祖信仰（近世日人多稱媽祖為「娘媽」或「天妃」）在德川日本亦經歷神道化的洗禮。

媽祖是備受中國、東亞及東南亞沿岸商人及漁民所尊崇並拜祭的海上女神。她本屬中國南部沿岸漁民的保護神。相傳北宋初期福建莆田有巫女林默娘（960–987）擁有千里眼及順風耳等異能，又曾在夢中赴海救其父兄。她在二十八歲死後成仙，常在海邊顯靈救助遭遇海難的商人及漁民。人們尊稱她為媽祖，於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慶祝媽祖誕辰。南宋時沿岸已出現媽祖廟，元世祖及清朝康熙帝分別追封她為天妃及天后。媽祖成為觀音之外最受中國民間歡迎的女神。³

媽祖信仰在日、越、韓、琉等地落地生根，東洋史家濱下武志用「媽祖信仰圈」來形容媽祖在中國近鄰的傳播。⁴ 德川時代是媽祖信仰在日本的全盛期，在華人聚居的長崎更是興盛。長崎出身的天文地理學者西川如見（1648–1724）在《華夷通商考》（1706）卷二記道：「來長崎之唐人稱她為船菩薩及媽祖，亦名姥媽。她本是福建興化林氏之女，沉沒大海後成神。其神現身保護渡海之船，被尊天妃，又稱聖母，謂其為觀世音化身。」⁵ 然而拜祭媽祖不局限於在日華人，不少日本人亦成信徒。在近世日本，北至奧州（東北）、南至薩州（鹿兒島）均有天妃崇拜。⁶ 近世日本以長崎有最多的天后堂，遍及興福寺、崇福寺、福濟寺、聖福寺及唐人屋敷等地，供中國商人依中式習俗進行祭祀。這些以華人為對象的媽祖信仰已有頗多相關研究。⁷ 以日本人為對象的媽祖崇拜與本地宗教產生融合，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意義重大，是本章重點所在。

本章以德川文獻為基礎，探討媽祖信仰在近世日本如何被納入本地宗教系統。⁸ 媽祖與其他宗教混同的情況一直存在，她在中國跟道、佛及民間宗教都拉上關係。佛家以媽祖為龍女或觀音菩薩的化身，道家以其為太上老君派遣下凡的斗中妙行玉女或泰山東岳大帝之女泰山娘娘。⁹ 福建出現媽祖與蔡姑婆混淆的現象。¹⁰ 媽祖在近世日本出現與神道系統的弟橘媛、野間權現及船靈混同的現象。¹¹ 水戶藩及薩摩藩的天妃信仰在近世頗為流行，而且輸出其他地區。船靈信仰歷史悠久，近世與媽祖混同，受各地造船業者、船員及漁民的拜祭。三者的媽祖信仰均以日本人為對象，而且在地化的程度相當高。本章的研究可加強了解中日在宗教上的互動，及日本人如何將中國民間信仰收編入神道。

媽祖與弟橘媛

近世水戶藩出現媽祖與神道海上守護神弟橘媛習合的情況，這主要由該藩的宗教政策及地域風俗所促成。水戶藩沿岸漁民將弟橘媛視作媽祖，而且一些神社將媽祖及弟橘媛合祀。這種混同不但配合該藩的宗教政策，亦同時消解崇拜異族神的心理矛盾。

弟橘媛（《古事記》(712) 作弟橘比賣命；亦名吾妻大明神、橘皇后）是日本神話人物日本武尊（《古事記》作倭建命）之妻（或妃）。《古事記》及《日本書紀》(720) 記日本武尊乘船逃亡至房州（今房總半島）西岸時因失言激怒海神，結果海面掀起狂風巨浪，其妃弟橘媛為平息海神的憤怒，甘願投海犧牲。七日後她的髮簪漂流至海岸，日本武尊睹物傷感地呼叫「吾妻」。《日本書紀》記曰：「乃至於海中，暴風忽起，王船漂蕩，而不可渡。時有從王之妾，曰弟橘媛，穗積氏忍山宿禰之女也。啓王曰：『今風起浪溢，王船欲沒，是必海神心也。」

願以妾之身，贖王之命而入海。』言訖乃披瀾入之，暴風即止。」¹² 弟橘媛自此成為日本的海上守護神及順產女神。平安中期的《延喜式》(927)已記載祭祀弟橘媛的橘神社。中世以降，各地出現的弟橘姬神社、橘樹神社(橘神社、橘木神社)、吾妻神社、吾孀神社及走水神社均主祭弟橘媛。關東沿岸民眾對弟橘媛信仰尤為熱心。

媽祖信仰在十七世紀末傳入水戶藩不久便出現神道化，媽祖獲得神道神祇的稱號及出現與弟橘媛混同的現象。水戶藩二代藩主德川光圀熱衷中國文化及相信神儒佛三教一致論。¹³ 他在1682年邀請明遺民東臯心越禪師前來水戶。心越禪師帶來媽祖的木像及書籍。在光圀的支持下，媽祖信仰在水戶藩開始傳播。

1690年四月六日光圀在祝町(今大洗)海邊建成天妃山媽祖權現社(亦名磯濱天妃神社或天妃山社)，並親自出席祭祀「天妃媽祖大權現」，媽祖成為神佛混同的「權現」。神社內有一尊由心越禪師帶來的小型天妃木像。天妃山山頂晚上點法燈(按：為漁船指引的燈塔)以方便船隻通行。水戶藩出身的國學者中山信名(1787–1836)在《新編常陸國誌》(1836)記述如下：

此神為壽昌山開基心越禪師持來，有云元祿三年庚午四月六日先君義公(按：光圀的諡號)曾御祭。此為海上風波之救難神也，故漁者悉信之。先年社頭置大行燈，每夜揭燈明，海上可認也。¹⁴

同年七月二十六日水戶藩又將磯原(今北茨城)的藥師如來寺改為磯原天妃神社，其臨海小山丘亦名天妃山。¹⁵ 磯原天妃神社藏兩尊天妃神像。心越親自為天妃像開光，並詠詩兩首如下：「神功普覆大千界，聖德昭彰四海春。點出雙眸光燦爛，咸蒙福利澤斯民。」及「功符六合蒙垂蔭，德佈神州感化深。福澤蒼生如赤子，恩霑黎庶悉豐登。」¹⁶

水戶藩在德川光圀的領導下致力發展海上航運業，因此天妃崇拜不但保佑沿岸漁民，更重要是航運業者的安全。¹⁷ 這種動機跟中國航運業的拜天妃相近。日本詩僧大典顯常禪師（1719–1801）在《天妃山碑》（1789）記述磯原天妃神社的成立經緯如下：

天妃聖母元君金像開光……常陸多珂郡磯原天妃神祠，東臬越師嘗奉其像。西山義公（按：光圀）肇建厥廟，實元祿三年七月廿有六日云。爾來事海運者蒙其靈庇，不可枚數。爰立石表焉。……天明九年六月廿三日建。¹⁸

磯濱天妃神社及磯原天妃神社雖主祭媽祖，但因其性質是神社，而且拜祭者是日本人，因此不久便不再堅持心越所提倡的中式祭法，轉而混入日式神社祭法。水戶藩的媽祖信仰已漸被編進神道系統，跟中國相差頗遠。中國通行祭祀媽祖的日期是三月二十三日、七月二十三日（大暑）及九月二十三日（秋分）。近世長崎唐寺依中國做法，於每年三月、七月及九月的二十三日舉行媽祖祭。¹⁹ 水戶藩的情況不同。藩民於三月二十三日及九月二十三日不但祭天妃，亦同時祭勢至菩薩。勢至菩薩與觀音菩薩是阿彌陀佛的兩大脇侍。勢至菩薩的形象女性化，跟觀世音菩薩相似。一些日人相信天妃是勢至菩薩的化身，有古文書云：「祭神本躰為天仙聖王神、天后聖母神。本地為大勢至菩薩。」²⁰ 藩民亦在端午、重陽、重十祭天妃，而且祭法跟中國不同。他們沒有進香、奉上雞肉、豬肉等中式儀式，他們於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天妃祭）供飯、魚、酒，五月五日（端午節）獻菖蒲，九月九日（重陽節）獻菊花及十月十日（重十）獻稻穗。磯原天妃神社在七月二十六日亦有紀念其開光的儀式。

在光圀的支持下，水戶曹洞宗岱宗山天德寺（後改稱壽昌山祇園寺）在1691年祭祀由心越禪師帶來，宣稱來自西湖永福寺的兩尊木造天妃神像（圖十一）。天德寺成為藩內另一拜祭媽祖之地。²¹ 祇園寺淺野斧山和尚（1866–1912）在《壽昌山祇園寺緣起》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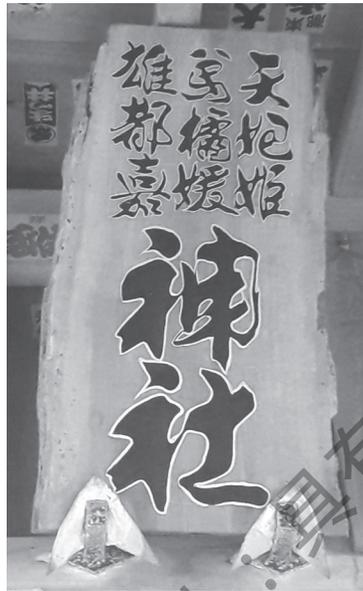
開山禪師(按：心越)設祭於西湖永福寺，親自奉之為海上守護。元祿三庚午之年(1690)奉源義公之命，將分體分別安置於祝町、磯原村二處。本尊則安置於本山，供民眾晨昏祈求海上安全。²²

按心越的意見，祇園寺依中國慣例，將每年三月二十三日訂為媽祖生誕日，採用中式拜祭。心越還攜來《天妃經》(即《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天妃神靈懺經》及《天妃圖懺》。



圖十一 水戶祇園寺的木造天妃座像(作者拍攝)

德川後期水戶藩的天妃信仰出現很大變化，進一步加速其神道化的步伐。1831年九代藩主德川齊昭(1800–1860)推行寺社改革，反對拜異朝之神，將大洗磯濱天妃神社改為弟橘比賣神社，連該神社晚上的法燈亦停止。此外，他將磯原天妃神社改為弟橘媛神社，並將該神社的媽祖像移走，而以代表弟橘媛神體的御鏡取代，弟橘媛神社亦祭祀龍宮神及船魂神(圖十二)。²³此外，官方還規定大祭日由三月二十三日改為四月三日(春祭)，在祭祀時加入神社祭日經常出現的相撲及歌舞伎。²⁴



圖十二 弟橘媛神社合祀天妃與弟橘媛（作者拍攝）

在政治的打壓下，媽祖信仰在水戶藩被迫中止。一百四十一年間一直崇拜天妃的藩民對此表示強烈不滿，他們認為天妃是守護海上船隻的船玉神，所以不應被打壓。磯原及大津兩村的村民、航運業者及漁民代表共十四人分別在1845年及1847年上書寺社奉行，表示自天妃像被移走後，他們一直遭遇海難及漁獲失收，因此希望官方歸還天妃像。他們在請願信中表示：「以來漁事不成，船運經營困難。愚昧者謂無海神之故。……祈願歸還海上守護之天妃神。」²⁵ 結果藩主讓步，將天妃像送返弟橘媛神社，與弟橘媛合祀，至幕末都一直維持這種安排。天妃信仰經神道化洗禮後再度復興。²⁶ 從取代變成合祀，代表日本人對中國民間信仰最終以習合取代排斥。天妃及弟橘媛不但被安放在一起，而且兩者在藩民心中出現混同，例如他們喜歡稱呼主神弟橘媛為「天妃さん」，覺得這樣較為親切。²⁷